

2015台北詩歌節

我等待毀滅的優雅

菲奧娜施羅琳詩選

文／菲奧娜施羅琳 譯／零雨



巍然高飛

你有否興致竊取直覺？抑或解說世界之秘
乃其統治工具為時代和等距離？

一重又一重，風
尋求一訊息，
一命運之聲。太陽，
海洋，
甚至飛行之鳥，
皆在聽憑意志的吩咐，主宰科學
此一存在
乃不受季節影響

這麼多生命之奧義，
此一迴環宇宙滿是明日的計畫
未有終極的話語

我無法訴說別處之偶然
唯形式，句子——
思維延展為對話
在航海圖或水上。
相信我，
答案不足掛齒

即使有一天你旅行
以光年，
即使光變得無窮無盡
一星死絕，另一
浮現，訝然
無由地

我等待毀滅的優雅

梅花便落滿了南山。可能是
冬天

可能是春天。此一不同
能給旁觀者什麼？如若

燕子修訂這風，另一選擇——
樹對樹，悲怨

接續悲怨。我凝視

大隕轉由一半球至一宮殿。燃燒

關於詩人

菲奧娜施羅琳 (Fiona Sze-Lorrain) 為新加坡文學翻譯家、編輯，以及古箏演奏家。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士、紐約大學碩士、巴黎索邦第四大學博士。能靈活運用英語、法語、中文創作和翻譯。著有詩集《我的葬禮貢多拉》(2013) 和《澆月亮》(2010)。最新詩集《毀滅的優雅》，即將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施羅琳所譯的多部中國當代詩人詩集深受肯定，曾入圍美國2014年PEN詩歌翻譯獎初選。譯作包括柏樺、宇向、藍藍、張棗、伊路的《海中的山峰》。另外還有美國詩人馬克斯特蘭德《幾乎看不見》(2012) 等。亦和Manoa文學雜誌合編了3本國際文學選集，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並與高行健合著《剪影/陰影：高行健的電影藝術》(2007)。

但未釀造災禍。瞬間，或
將中斷。我要榮耀
現今，我的凝視

這空無。我要以此矚目觀看白色桃樹

注：本詩第一句來自中國當代詩人張棗《鏡中》一詩，我所譯的張棗詩作，即將由美國西風出版社出版。

這一次又無來處，或某處

風吹走他的內臟，吹走他身體裡的峽谷。昨晚，我翻譯了這一句中文詩。一神聖之聲說永半途停留。問這風為何定要請自來。或他如何於寂靜中冥思這一段過往。好像這個早上它體現了新的細節。好像今日它進行了第二次儀式。並非我的理性追究其不滿。風並非一傳統要你學會去馴服蠻橫的靈魂。它教導我們隨年歲學會從瘋狂中蛻變。要放棄距離，墮入塵土。領我們去沙漠，這思維無由停留之處。在風之屋，無一桌固定。如幽靈，我非一宿命論者。我醒來想到炒蛋上的韭菜。我應否打開一罐薑醬。夏子來電，她正和兒子躲藏起來。在一櫃子裡，裹著衣服和麻袋。他們的世界現在作廢了，並繼續顛抖。她引用這風兩分鐘，且說時鐘錯了。

訪客

郵件退回了，餐食糟蹋了，沒有人會指望我還有熱情。在街上，眾人臉上掛著省略符號。多數人禮貌回應，但在一串逗點之內。過了被理解，或已理解的階段，我在一部小說中，由父親講述。叫什麼名字？打哪兒來？心臟跳動稍慢一些，揣想你已接近答案。連窗戶都是由麵條和包子構成。向右轉，當課程進行之時。天窗透氣的迴廊，我浪遊，於一想像的時空。茶葉蛋小販搗著爐灶，數著錢幣，在長袍般的灰煙中。窮人安於知足，他們必得如此。與我無關的過往何以比舊有的恐懼更快返回。在法租界奶奶遇到她的初戀，買了一隻狗。嫁給共產主義者，學會省着用熱情和意像。你那時幾歲啊，奶奶？餓啊，她說。我想我得空出下午。還有早上，獨自一人。抵達上海第一晚，我夢想走在白色大街，無有小狂人如我。

應台北詩歌節邀約，菲奧娜將於十一月五日七點半在誠品書店松菸店三樓舉辦「詩的流亡與自由」講座，並於十一月七日於中山堂《詩的公轉運動》演出中讀詩詩作，歡迎參加。